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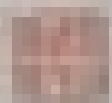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樓

張氏藏



敬鄉錄卷八

元 吳師道 撰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所居名龍窟世稱龍川先生童幼時受知周參政葵爲上客隆興再議和公獨以爲非旣薦於鄉著中興五論奏人不報後入太學議不合棄去淳熙五年伏闕三上書孝宗驚異詔詣政事堂時相使人諭意示恩公不應又嬖倖者欲一見之踰垣而逃遂報罷歸十五年親至金陵觀形勢復上書終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謗忌者羅織之再係詔獄事白由免解奏名擢紹熙癸丑進士第一授承事郎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踰年病一夕卒後特謚文毅文集四十卷又有通史

提綱等書其人既顯集亦盛行姑錄數篇著其大者其學之未粹則世自有定論云

龍川榜下第二名朱質皆婺人人謂一不如二三不如四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聖人之治天下也有全勢焉勢之所在必力起而爭之不敢失非好大喜功必臣服天下以逞其欲也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勢不可以中立故也古之帝王卽不幸遇變故而遇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所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於一肢其

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
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庸臣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
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
心於一隅而劉淵石勒之徒迭起於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
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
猶有所諉以自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
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
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
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
其事旣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
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

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係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
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
年之大禍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
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大宋而蠢爾醜虜安
坐而據之以二百年來之故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
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
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
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
死南方而天下之元氣慙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
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
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況望其憤宗社之丘墟而

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靖
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
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誹以陛下爲
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
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父子相戕殺
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
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一朝以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
其意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
父之大仇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
下以有爲決不阻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
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

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
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
之舊祖宗積累之深而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
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秦楚齊晉皆衰往往困於陪臣而
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
天下可以一指揮而定也孔子倦倦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
起於荆蠻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境遂霸諸
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荆蠻之小
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
才其舍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根植旣久不

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鵬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可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

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令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愜其志乎晉楚之伐於邨也樂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人不討

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
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
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
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恃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
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此李沆之所以深不
願眞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恃
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
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
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羣
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
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

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維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兵甲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其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

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泯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然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

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
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
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
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
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
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
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
破去舊制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
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
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
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

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振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旣多銳然南征北伐率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法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闕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王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

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仇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事之屈於一隅勵志復仇而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鉅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官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

不然維持之具旣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幸
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
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
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爲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
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
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
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
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
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
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
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